

# 与革命文物面对面

## 红色文物系列

“同志们，永别了，我想念你们！”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正在美琪大戏院驻演，李侠（原型为烈士李白）坚定地端坐于发报机前，当他敲出最后的红色电波时，黑色幕布上滚烫的字熠熠生辉，那是来自英雄的道别，亦如同一束光打破黎明前最后的黑暗。

位于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的李白烈士故居里，一台和李白生前所用过的相似度极高的发报机就摆放在三楼，那个不足3平方米的小厨房的一角。纵然在舞台上和英雄李白隔空交汇了250余次，每一轮演出开启前，李侠的饰演者王佳俊都会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，看一眼那台由收音机巧妙改装、不露一丝痕迹的老发报机。当他的目光抚过锈迹斑斑的零件，当他举起手，自然地定格在发报的手势时，耳边仿佛又响起“滴、滴滴、滴滴滴……”的发报声，而窗外慢慢暗下来的城市夜空，亦盘旋着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——长河无声奔去，唯爱与信念永存！

### 电台重于生命

李白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英雄，或许并没有太多人知道，在成为隐蔽战线工作者之前，他也是一位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。

1910年5月，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一个贫困家庭，父亲原先靠着替纸棚贩运纸张补贴家用，后因军阀敲诈而破产，被迫以务农为生。李白自小在文公祠小学就读，后来受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和启发，他幼小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迫于生计，13岁的李白离开学校，进“乾源裕”染坊当学徒，他每天要踩在几百斤重的研光石上磨布，但一个月的劳动所得也足够他理一次发。

1925年，李白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组织，并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李白故居里，至今还保留着李白在张家坊区儿童团使用过的梭标、钩镰枪。1987年开馆时，张家坊当地有关部门还特地送来了那块研光石。1927年，李白参加了秋收起义，并于1930年响应号召，参加了工农红军。次年6月，组织调他到红军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。1934年12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途，担任无线电队政委，并提出了“电台重于生命”的战斗口号。

### 要发报先制机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受党中央指派，李白化名李霞，从延安来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。

“建立秘密电台”，这简单的六字任务背后却是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尝试和实验。在那个物资贫乏、技术落后的年代，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李白，时常为易坏的发报机犯难。那时，每当发报机故障，他就不得不请同是地下党的无线电专家涂作潮来修理。涂作潮来得勤了，邻居难免会“关心”：“你家又来客人了？”警觉的李白觉得这不是办法，决心学习发报机制作修理技术。

发报收报属于报务专业，而制作维修属于机务范畴，虽有交集却是两个领域。李白和涂作潮，一个学、一个教，两人教学相长，还动手组装了全新的发报机。由于不能堂而皇之地去购买发报机或相关零件，李白就利用每次出门的机会，在各个五金小店或旧货店里收集零件。他把人家不要的破旧收音机壳子拆了，卸下其中电子管等零部件，重新组装搭建，再套上原来的收音机壳子，一台外壳似收音机的发报机便完成了。

旧时发报机普遍功率为15瓦，李白和邻居们合住一栋小楼，每当他发送电报时，楼下人家的电灯就会因电压不稳而跳动。为此，李白和涂作潮又着手改进发报机，加入特制电子管，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将发报机功率降为7.5瓦，避免因电灯跳动而暴露。就这样，每晚深夜至凌晨时分，大高个的李白就窝在小厨房的一角，用自制发报机传送出无数重要的情报。

在李白烈士故居三楼的小厨房里，李白用过的四脚方凳、小板凳都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，场景还原，王佳俊艰难地弓着腰试图猫进阁楼改造的小房间的一角，他感慨：“李白也是1.78米的大高个，难以想象，他每天是怎么窝在这么小的地方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夜复一夜地艰苦发报的。”



准，李白和裘慧英结为正式夫妇



王佳俊在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饰演李侠 郭新洋 摄



按裘慧英的回忆，恢复的当年居室原貌

# 跟着王佳俊访李白故居

◆ 硕人

###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

在李白烈士故居的底楼，一方可触屏的地图上清晰地标识了李白在上海的足迹。为护卫电台安全，也为隐藏身份，李白前后换过六个居所，而这六个居所无一不是在闹市区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然而，战斗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需要坚韧的内心和强大的抗压力。自舞剧创排之初就几度造访李白烈士故居的王佳俊，每次来这里，总爱在三楼客厅的窗前站一站。名誉馆长吴德胜曾告诉他，透过斑驳的梧桐树叶，不足200米的地方就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，战斗在敌人心脏，共产党人无所畏惧。

熟门熟路地点击触屏，王佳俊这样介绍：“李白来到上海最初落脚点便是贝勒路，也就是现在的黄陂南路448号，同样是三楼一间十平方米的小阁楼。他潜伏一段时间后，在第二年春天就建立了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地下电台。从此，上海与延安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但却坚固的‘空中桥梁’。”

在触屏旁放着一只旧皮箱，那是陪伴李白数次转移的革命伙伴。每一次，他都是用这只皮箱装着发报机搬家的。每次搬家，李白也会改换身份，为学发报机修理、安装技术，他也曾在地下党开办的福声无线电公司，以账房先生的身份工作和学习。为了配合李白工作，党组织派来裘慧英来协助他。他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住进了长乐路蒲石村18号底楼。一开始，裘慧英对用假夫妻身份进行秘密工作很不习惯，经过李白的耐心开导，她认识到了电台工作的重要性。除了担任警戒任务，她还主动关心李白的生活。

长期工作和生活、共同的革命理想让爱情悄然发生，经党组织批准，他们结为正式夫妻。在故居二楼，有多张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，那是李白夫妻结婚后的合影。照片里，一双俩人笑容恬淡，难以想象，这看似岁月静好的相片背后，主人公经历着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### 被捕三次初心不改

李白牺牲前，曾三次被捕。

1942年的夏天，一阵尖锐的鸣笛打破了平静，日本宪兵和伪军包围了建国西路福祿村10号，疯狂的敌人不由分说将李白夫妇双双抓走，关进了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本部。在那里，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，两人死守秘密，李白一口咬定他们是在为商人输送情报，最后被救出。

出狱后，李白原本可以被安排去解放区更安全的地方工作，却被他拒绝了。留在上海的李白和裘慧英，开了一家糖果店。特务在对面租了一间房，拿望远镜日夜窥探。斗争经验丰富的李白，没有让对方抓到其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实据。情势转危，李白夫妇被转移至浙江场口，在那里再次被捕，后经过交涉脱险。但这依旧没能阻挡李白战斗的步伐，他蛰伏数月，重又回到上海，继续利用电台为党中央传送重要情报。

1945年底，李白和裘慧英搬进了黄渡路107弄15号，就是现在李白烈士故居这幢房子的三楼，二楼当时住的是潘子康、何复基夫妇，是党组织特意安排来掩护李白的电台工作。

刚搬进这幢房子不久，李白夫妇就有了儿子。陈列室里，有孩子满月时照的合家照，那是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建馆时，裘慧英特地送来的。时隔多年，她对这一片地区每条马路仍记忆犹新，她记得，山阴路千爱里4号是情报转接站：“我们时常抱着儿子，把情报藏在儿子的帽子、鞋帮或尿布里，去接送情报。”

1948年12月30日凌晨两点多钟，李白正在紧张地发报。敌人采取了分区停电的方法测出了这个秘密电台，他第三次被捕。不幸的是，这一次，李白没能回来。敌人对他进行了连续30小时的严刑逼供，他尝遍36种酷刑却始终未吐露一句，他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党的秘密，守护着为人们带来黎明曙光的重要情报。

时至今日，步入李白烈士故居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弄堂，弄堂的人口在不起眼的黄渡路上。那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，从繁华的四川北路拐进来，身后是公园里旋转木马上孩子们的欢笑声，而眼前是李白生前最后工作、生活及被捕的地方。

所有的岁月静好，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，今天的幸福之路，也是无数先烈用血肉铸就的理想之路。王佳俊说：“我们会永远记得，在黎明前最黑的夜，永不消逝的电波传递着生的希望。电波不逝，信念永存！”

### 皮箱

皮箱是李白来上海时用来装发报机的。他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12年，电台的地点更换了6处，每次电台转移时，发报机都装在这只皮箱里。



李白来到上海时放发报机的皮箱



上世纪三十年代发报机



王佳俊在介绍李白当年穿过的夹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王凯摄



扫码看专题 “与革命文物面对面”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报道